邃懷堂全集

寶山　袁　翼　穀廉

書周語後一則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夫子歸老洙泗手定樂經當時幸有師摯諸人面相參訂勒成此書蓋音必生於器器貴神於用雖天縱之聖不及師曠之聰非若易書禮春秋删定贊修憑一人秉筆也東遷以後雅樂淪亡惟周魯尚備六代宮懸至七雄爭長

朝廟所奏皆鄭衛之音昧任之樂始皇烹滅諸侯燔燒典籍於是夫子手定之樂經亦亡周禮樂師所掌止詳其器小戴禮中樂記止陳其理不可以補樂經也明穆文熙國語評苑謂單穆公伶州鳩諫鑄無射二篇合以天時應以人事當是樂經所遺余謂周景王時大臣如單子伶官如州鳩猶及見王府遺書故於陰陽正變之聲六氣九德之本剖析入微此必樂經中精義二人採以立言當為夫子所取耳尚書載堯典禹謨君臣吁咈后夔典樂豈無敷奏之言錄於

太史一經夫子論定可垂萬世而秦火亡之自漢迄今明其理者不嫻其器嫻其器者不明其理或明其理嫻其器用之不適於神自非有天子之位聖人之德光嶽氣完之運而又有后夔之臣佐之不能復興古樂乃謏謏陋儒猶欲蒐緝遺文以補樂經多見其不知量耳

書晉語後一則

文公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先儒或譏文公或譏狐趙諸臣陷君於惡考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杜注文嬴也旣爲文公夫人史臣改稱文嬴晉語文公元年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賈侍中曰夫人辰嬴也或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君已作兩可之說左傳正義引晉語云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韋昭云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

與三月逆夫人嬴氏之文合乃孔晁謂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其說繫空無據先是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考懷嬴穆姬所生故曰適元妃適女不爲媵禮有明徵韋昭援婚禮奉匜沃盥之文指爲媵御其說亦非予謂文嬴實即懷嬴以其嫡而斷之且以其才而斷之也秦自非子肇封西戎之俗男女瀆倫至穆公十四世餘風未殄子圉猶在將入取其國視同路人懷嬴爲元妃愛女可爲

文也媵卽可爲文也夫人入絳卽位高粱之首既授然後逆嬴氏以歸此則猶有骨肉之嫌而不得不出於是者若位列小星下儕娣姪則秦穆何必費辭子犯子餘輩又何必巧言以飾非哉前不從子圉逃歸知惡懷無親內外棄之也後請釋三帥知秦伯之必復用孟明也其才識詞令洵春秋時一巾幗之雄智如重耳不待降服囚命已心折其爲人矣而敢列諸嬪嬙乎史遷秦本紀止言以子圉妻妻重耳不言文嬴益足證文嬴之卽爲懷嬴矣魯文公六年晉襄公

卒諸大夫欲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杜注辰嬴懷嬴也夫既爲懷嬴而位次又在季隗偪姞杜祁之下此理所必無杜注仍沿賈逵之說而訛也或納女五人中別有一辰嬴前亦媵於子圉者後爲文嬴之媵則辰亦宮中諡號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其時穆姬已亡故送舅而思母若如元凱云爾文公且何以對太子罃哉

歸葬於女氏之黨議

曾子問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予嘗讀而疑之及反覆於漢唐宋明諸儒之說而愈疑也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後漢書百官志云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女之所謂貞者貞其節以從一無二天也故昏禮既納幣壻之父母死則停昏既葬致命於女氏曰有喪不得嗣為兄弟女氏曰諾而弗敢嫁也既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之而後

嫁之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蓋男女有三年之喪嫁娶愆期可以易偶而女猶弗敢遽嫁者繫有所繫繫之於一爲正也請昏之始納采者被采擇也問名者知名字也納徵以皮幣者徵之言成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親迎之日父親醮子欲以上事宗廟下繼後嗣重之至也主人受禮及醴女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亦重之至也昏之厥明棗栗服脩贄見舅姑入室盥饋舅姑同日饗婦禮以一獻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示傳付之義亦重之至也不幸猝然朝露

不及廟見而不遷不祔歸葬焉何前之鄭重若是而後之恝置若是歟賈服曰禮婦至不成昏無問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祖廟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為非禮未配則未成婦死而歸葬奚為不可賈之言是矣然曷以斷爲不可先配也士昏禮合巹後御衽婦席在西牖衽婦席在東皆有枕北趾壻入親脫婦纓燭出媵侍於戶外當夕衾裯相其儀禮顯有明據而三月未配之說經無明文夫女無二天已侍壻寢即爲所天豈所天而不使同兆乎況廟見與未廟

見其閒僅有相去數日者廟見而即死得以祔姑先廟見一日死遽令歸葬此豈近於人情乎且前之昏禮鄭重如是既昏之後枕席之久又如是而成婦不成婦必定於入廟圾地區區之一奠又豈非理之至悖者乎晉江應元疑之而不得其通强作成妻成婦之說．國朝毛奇齡從而附和之彼但知子婦廟見之之爲孝而不知女子以身屬人名節大關有夫而不得同兆之爲至痛也班固曰廟見必以三月則善惡可知夫善者固廟見矣惡者將不廟見而出之耶設

有介乎善惡之閒者將廟見耶抑不廟見耶不廟見而衾裯業已交矣舅姑業已事矣婦人非祭不得入廟三月之中一旦有斬衰之喪不得復行告廟之吉禮或遲至期而婦死遲至再期而婦死則亦以未廟見而歸葬耶如曰某氏來歸祖禰之靈未接祖禰不知有是婦也故不遷不祔則不得葬於夫之黨然當始至之時壻與婦並拜以告至朝廟矣此廟非卽祖禰之廟耶祖禰之靈豈必待三月廟見而始知有是婦耶且曾子問篇又云親迎在塗壻有齊衰之喪男

女改服於門次卽位而哭除喪不復昏禮夫不復昏禮則不復廟見不幸於三月中婦死又將何說以處此耶　國朝巳定因援儀禮舅姑已歿三月奠菜之文以爲不遷不祔者未見祖廟也歸葬於女黨者未見禰廟也若舅姑逮存已執笲見焉則雖未見祖未見皇姑先王必許其葬於夫之黨而特不遷不祔也疑經而遷就以圓其說可乎哉愚考古禮有傳之於今而當時未行者有行之數十年旋廢不行者禮之近人情者聖人弗禁則廢不近人情之禮又安得而

禁之乎六經燬於秦火戴記皆漢儒補綴成篇魚目混珠鼎鼎不少非若儀禮之尚爲聖人完書也晉時易三月廟見爲三日之期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並從其制三日中必無不克廟見之事而女子以身事人之義全受全歸矣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風是詩爲衛寡夫人而作夫人至城門而君死入持三年之喪不返於齊此事在夫子定禮以前矣婦之報夫者如此其貞夫之報婦者如彼其恝吾故曰非夫子之言也

答人論先生書

閣下爲逝家子作墓志疑稱先生爲太重而辱商於愚此故無庸疑也按先生之名昉於禮記四書諸子猶先進先達之義若雜家之書神仙之傳見於三皇五帝時者乃後人私撰之稱非三皇五帝時已有此稱也故君可施於臣子弟可施於父兄弟可施於師妻可施於夫壻可施於外舅鄉里士庶可施於搢紳庠序之彥道途逆旅可施於年齒稍長不知誰何之人黃冠有加號於其上者孝子高人義士有加諡於

其上者有置其姓名而加以字者有佚其名而加以姓者有敬其人於百世以上而稱之者有年齒幼卑道德功業卓然成就雖問業之師疏服之尊長爲撰墓志而稱之者載籍具在班班可考蓋天下之達稱也今閣下疑先生爲尊加老稍卑倘狃於世俗之見而不考前明之以加老爲尊也王弇洲先生云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二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其說詳觚不觚錄中愚案國初士人致

書尊者猶沿此稱康熙己未開鴻博大科一時雲集
京師者半勝朝耆舊人之稱之者無異詞焉今則惟
座主稱門生之子掌院及六部堂官稱後輩司員反
曰老先生若平輩往來而以是稱翰院六曹九卿則
必怫然見於面刺然蔕於心是竟以加老為卑矣此
風不知起於何時亦不知何所據而然也閣某氏子
事親孝為吏廉人倫重望孰有加於此者閣下銘其
墓而尊之曰先生彼必當之無愧色矣謹復不宣

答潛望之論太極圖書　道光乙酉

承示朱竹垞論太極圖說本於黃梨洲先生圖學辨惑黃氏兄弟皆力闢陳摶之學故於周元公多微詞執事學易功夫與年俱進卽此析疑訂舛令人窺見一班歆羡奚似某於河洛象數探索多疎并未見辨惑一書竹垞視梨洲爲前輩同被徵召黃氏遺書刻於康熙壬午後或未及見經儒所見畧同不必有所依附但審其言之是非可矣孔子繫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前後數千年惟

十一章中有太極二字文王周公不言太極也迨宋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始作太極圖並爲之說然宋史稱太極圖傳自劉牧修則牧修已爲此圖周子推演其說圖之有無更改不得而知至加無極於太極之上陸文安公以爲贅然亦非周子創解也魏伯陽傳自河上公遞傳至陳圖南刻其圖於華山石上其數自下而上遞傳至周子取其圖轉易之其數自上而下老子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河上公則曰無極而太極老子曰有物渾成天地之先周子則曰無

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殆所謂傳授心法耶夫先天爲伏羲所圖傳自邵子法象自然罔有滲漏不待太極圖補其未備先天圖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生生不窮太極圖止於四象以土藏於火水木金之內雖別有元旨所謂補先天之遺者安在也梨洲之弟晦木先生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作參同契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卽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

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塡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其第五層曰鍊氣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學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耳義烏葉成父先生曰周子太極圖說其要在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者曰以補

先天之未備則不可周易當還其爲周易先天圖當還其爲先天圖太極圖當還其爲太極圖成文之言已爲南雷嚆矢但不至如南雷之力排耳案竹垞文中言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眞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陳摶無極圖倒易卽周子太極圖非千聖不傳之秘也然竹垞太極圖賦又云啓華山之妙蘊藉營道之幽探悟備言於冥賾允經學之倫魁豈梨洲辨惑中亦有此騎牆之見乎某竊謂圖南周子皆由象數以通性命

圖南遯世無悶蕭然物外得初九之勿用周子窮神知化反諸仁義中正以覺世牖民得九二之利見太極圖說淵源本自种穆來特其一端之師不必爲諱而學貫天人仔肩道統洵孟子以後一人而已張南軒朱子諸賢尊崇太過幾欲駕四聖人之易而上之適開後儒之攻訐耳執事以爲然否晦木所著書日亦有圖學辨惑一卷殆黃氏伯仲商榷成編非別有一書希覓胥手代鈔一部見惠幸甚感甚

與施樸齋書

樸齋明府閣下前有自任邱來者曰施公我邑之父母也今有自萬全來者曰施公我邑之父母也閣下何以得此譽於兩邑之百姓哉某竊觀今之爲長吏者得乎上官之心易得乎百姓之心難得乎上官之心易者能迎合上官之心而即得也得乎百姓之心難者未能體察百姓之心而即不得也迎合者必之私體察者必之公私易而公難得不得之機遂判若霄壤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

爲而已推迎合上官之心以體察百姓則百姓之心得矣閣下前在任邸不能迎合上官者有二事焉京師之人知之也今在萬全不能迎合上官者有一事焉京師之人知之也夫不能媚上復不能慈下則是剛愎狂惑者之所爲而閣下無此疾也宜乎百姓之稱爲父母也柳子厚曰官爲民役非役民者也今之長吏役民而不爲民役且爲上官役役民而民病上官驅長吏以役民而民愈病爲上官者方頤指氣使以爲若曹宜爲我役也食二千石躋方面之貴矣轄

一向地挾連城之威炎而妻妾子女之養資從賊獲之需出入舟輿之費無不待給於州縣且下車有餽令節有餽稱觴有餽謹厚者剜肉補瘡以應之亦難爲繼也不肖之徒日椎鑿閭閻之骨髓取其什之六七以奉私門取其什之三四以充囊槖方且囂囂然號於衆曰我取諸下以供乎上也蒸庶疾苦顛連愁氣鬱結水旱以臻盜賊以起不爲民役而爲上官役舉世傳爲常例孰知損下益上其禍之伏於隱微者一發而不可撲滅哉閣下膺民社纔四年耳屢忤權

貴循聲益彰雖後日之榮辱不可料而學道數十載讀書數千卷立定腳跟不爲威惕區區猶以榮辱之說進者甚愛而轉爲過慮也昔陸清獻公宰嘉定下車之日百姓遮道聚觀呼曰聖人來矣此所謂不能迎合上官者也後爲巡撫慕天顏所劾　聖祖卽召爲御史　堯舜垂裳小臣得申其志千載一時之遇也而閣下輙曰我强項何恃恃有百姓之心與口耳夫百姓之心與口必不敵上官之心與口亦甚明矣得無千慮之中或有一失乎閣署後建三賢祠祀顧

亭林梅定九閣百詩亭林師其經濟定九師其數學百詩師其考據三賢洵千古通儒閣下登其堂而嚌其胾又將於儒林參置一座豈第曰循吏乎哉又聞貴族閨秀皆讀天官書姑婦姊妹燈前環坐布算簸斂某年日月之食司天未有明文閨中早已傳述屆時按驗虧復刻數不爽杪忽吾妻向多才媛然無此種學問即海內巾幗亦所罕見雍正初有施女嫁祝氏傳其學於夫與子至今崇明言天文者施祝並推閣下精綦西之術亦王謝弓冶必有傳記以表德門

之崴音垂桑梓之嘉話敢伏下風而請示焉某再拜

答朱芷汀書　咸豐八年

十月二十一日華亭兄來玉攜到手書深承遠注之勤復荷過情之獎臨風雒誦感慰交縈潭府被擾知早避華林眷屬不驚圖書無恙是天佑吉人亦文端相國遺澤之厚也玉山自二月二十八日廣豐之賊數千竄至六都紗帽村距城二十里焚燒劫殺生登陴眺望火光燭天城廂內外鋪戶居民逃徙一空幸賊自相驚駭忽然夜遁此省城傳言賊來圍城之初次也嗣後或竄西鄉或竄北鄉雖離城稍遠而城中

兵勇四集每日需給米百餘石自二月迄今發過二萬三千餘石油燭篾炬鹽斤不計其數至四五月中風鶴彌警逃民不敢歸家至六月而江山常山相繼淪陷衢郡被圍至七月而閩省浦城之賊三萬餘衆竄屯豐玉交界之大南嶺觀望不動生逆料其必來圍城故守城器具早已備齊又幸統領兵勇之李[illegible]青觀察與生文字契交誓同生死所以士心感激亦存必死之意至七月十三日賊大隊至玉山之十里山十五日遂圍六門生與李統領駐守城樓懸賞若

干兵勇三次開城迎剿三次獲勝竭七晝夜之力將城池保全賊於二十三日寅刻遁去而分股赴四鄉之賊蹂躪不堪城外三里街房屋燒燬殆半述之心痛生年已届百里之秦之歲登陴協守辛苦備嘗筋骸過瘁城上暑氣薰蒸感觸臟腑解圍未及兩旬大病驟作一晝夜昏迷不省人事惟神魂自覺尚未離竅耳嗣後變成痢疾醫家云可以獲生然迄今尚未復原上晡稍覺健旺申酉之交精神恍惚此華亭兄所親見七十老翁何所求惟欠一死其奈不死何拙

作駢文得閣下數年心血箋註告成已登梨板是生得附驥以傳而閣下恐難免刻劃無鹽之誚也奉覆

不宣

書山西通志辨證後

霍山爲南嶽衡山亦爲南嶽唐虞三代之南嶽乃衡山也漢武以後之南嶽乃霍山也爾雅疏衡之與霍一山而有二名荀悦班孟堅風俗通之誤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一名太岳以上有天柱峯亦名天柱山禹貢至於岳陽至於太岳皆指霍太山而言韓昌黎送廖道士序云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安可與霍混而爲一也又考東漢永安縣即今平陽府霍州霍太山在焉周武王封其弟叔處於霍

管蔡流言處在京師信爲實然故降爲庶人三年不齒及武庚旣誅處復就國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惟霍未以賜人宰孔所謂景霍以爲城也乃韋昭國語注云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後受霍爲霍伯似晉襄公時先軫死狄難以霍封其子且居何以內外傳不載其事史記趙世家云晉大旱卜者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而立之則霍於獻公之世似又續封不知先且居何時得以食霍大約國邑瓜分

不過以一隅之地畀霍君奉祭祀如許叔居許東偏耳宜興儲畫山先生纂修山西通志撰辨證四卷精核無遺惟霍州志考鏡原委於先且居受封霍伯漏未引及書此補之

書握奇經後

握奇經三百六十字意深詞奧包括三才雖依託風后自是戰國以前古書借中有殘脫不可聯屬公孫宏馬隆發明一二俗本又誤將小注攙入正文增多二十字其續經與圖則西晉護軍校尉馬隆所譔公孫氏生於漢初得見范蠡樂毅韓信諸家注當時文雖不多竹簡盈尺老師宿儒祇憑口訣傳受故言之不詳予讀是經如瑱環異書心駴目眩不解其義久而渙然氷釋曰是殆易之六十四卦耶由六十四卦

變至四千七十有六皆以奇正錯綜洩陰陽闔闢之蘊天地風雲為四正者卽乾坤巽坎也龍虎鳥蛇為四奇者卽震兌離艮也餘奇為握奇者正奇為八餘奇為九卽歸奇於扐以象閏也天居兩端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化為四衝地居中間雲為鳥翔風為蛇蟠總為八陣卽合而太極分而八卦也方圓虛實視天文之氣候地利之山川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卽上下無常周流六虛惟變所適也馬隆用角革金麾旗五器以齊耳目五麾八旗布九宮之位應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則補本經之未備而天衝地軸益加變化是深得武侯魚腹陣圖之意者矣讚辭十四章古峭雄勁如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則胎息焦氏易林可想見校尉之儒將風流也竊嘆宋元明以來戰守專用火器陣圖廢而不講然觀此正奇衝維左右犄角首尾圍繞靜如山嶽動如雷霆若得伏藏火器神而用之如昔人六花陣中夾以連環礮則敵人十萬之師坐殲矣明歸安茅止生曰營陣之制始

於握奇握奇之法始於井田詎知井田之制亦始於
八卦哉

書素書後

素書一卷晁公武謂即圯上老人授張子房者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可以死易生可以亡易存今反覆熟讀未嘗言及用兵不識機權之妙安在也豈公武所藏別有眞本乎老子小仁義薄忠信而是書以為不可無酒色不迷中人能勉老子不屑言而是書諄誠再三博學切問親仁友直無遠慮者有近憂則剽竊論語之旨同聲相應同氣相感逆者難從順者易行則剽竊繫辭之旨斂藏退守不為物先則剽竊道

德經之旨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則援用古之謠辭而以人怨改民怨字義轉淺其餘瑕纇不勝掊擊也夫子房雄才大略爲帝王師少長貴胄潛匿下邳豈未讀穰苴尉繚孫吳諸兵法者而老人授以此書其唾而棄之也決矣呂惠卿注膚庸附會所引李逢吉牛仙客入關十六子皆黨同伐異之徒顯以詆訶正人而隱以自寄其肺肝之所在至唐堯與李悝並列劉備與翟讓同稱儗不於倫立言失體素書雖僞託尚不悖於周孔黃老其爲此注所污也亦甚矣或曰老

人果無是書乎予曰圯橋跪受實有其書而必非今日所傳之本當時不聞傳諸愛子豈得傳諸後世乎蘇子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故先倨傲以折其氣然後教之隱忍以就功名斯眞論世知人之識而書之有無固可弗辨矣予疑子房好神仙嘗從滄海君遊老人或四皓中之一故後日高帝欲廢太子卽招與俱來轂城黃石特自神其事以炫燿當世太史公好奇異文必譎詭

復恍惚其詞庸俗不察目爲鬼物而道家并疑子房亦仙去也此書隋唐時名三略或云六章之後尙有三章則藝林亦無完本僻語俊爽魏晉間人手筆耳

書誦芬錄後

太史公創立循吏傳表孫叔敖李離等五人班氏漢書因之亦表文翁等六人嗣後詞臣纂史代不乏賢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桑梓之崇德也名勤史宬祀於名宦祠者朝廷之報功也夫天子不能以一人獨理天下乃設股肱百職以分理自宰相卿大夫郡守牧令丞尉嗇夫凡有功德於民者皆可表爲循吏未嘗專指縣令也後世增廣條目曰大臣曰名臣曰儒林曰道學曰理學心學正如孟堅所譏自亂其例

多所抵牾者也春秋時子產相鄭介於晉楚族大寵多雖無赫赫之功而才足救世及其沒也丁壯號哭老父兒啼孔子聞而出涕曰古之遺愛然史遷祗列諸循吏而已諸葛武侯事劉禪之庸主當魏吳之強隣陳壽謂治民之幹優於將略及其沒也梁益之閒百姓巷哭四夷野祭後主敕立廟於沔陽以慰民志黃梨洲曰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爲蜀主槃檕驅之從事於鋒鏑不得其時故設施祗循吏規模耳繇是言之賢如子產武侯始克膏澤羣生令聞洋溢則循

吏豈易爲哉　仁宗嘉慶五年吳縣張蒔塘先生宰
浙之永康蛟水陡發漂蕩出廬先生不動聲色便宜
行事俾數萬生靈出深淵而登衽席溺斃老幼製棺
櫘二千餘口瘞之當時頌其政者比諸汲長孺之過
河南富文忠之治青州焉翼竊覩近世郡縣之吏苟
廉隅自飭民無謗言繼起者又有顯人則兩廡外之
俎豆似亦易邀況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合於禮經之
祀典者耶先生歸田二十年而歿永康之民先立生
祠迨後十餘年相率請於大吏疏題入祀名宦計昔

日黃童白叟被澤之人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乃口碑藉藉易世而猶思慕不忘是則可稱循吏也已先生之子光熊孫壽基彙其士民公牘名公卿傳狀志銘及詩古文詞編成若干卷名曰誦芬錄付諸剞氏以傳示後來亦可謂淸白子孫克光先業者矣

吳志妃嬪傳跋後

吳志妃嬪傳載破虜吳夫人至皓滕夫人十一人討逆爲江東創業之主追謚桓王而妃嬪闕如此史臣之漏略也周瑜傳云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裴松之引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按策攻皖在建安三年是時未定江東曹公表爲討逆將軍封吳侯年二十二不應未配至是始納橋氏卒時

年二十六子曰紹早卒女一大帝以妻領兵校尉朱紀其郎橋氏出與抑先自嫡室出與或疑二橋即太尉橋元女以太尉故宅在濳山北三里廣教寺前寺有井相傳二橋洗粧之所至今水胭脂色土人號爲胭脂井黃魯直集中有詩然亦世俗附會之說未可據以爲證考漢書橋元傳靈帝光和六年元以大中大夫卒於里舍時年七十五至獻帝建安三年歷十有六載二橋若爲元女其齒必長於策瑜十餘歲元雖於六十五歲尚生一子後更耄耋恐未能連生二

女此理所或有而亦未必常有者也元秉性剛直子弟親戚無任大官者惟東郡太守橋瑁爲元族子與兗州太守劉岱相惡被其襲殺瑁與孫堅同盟起兵討董卓東郡去廬江千里二女横遭家難流離遷徙僑寓皖城天作之合得此佳壻故予疑二橋爲瑁女而策呼其父執爲橋公是說也惜不得起謝承陳壽諸人於九京一質之耳

水一方人集殘稿跋後

古之名將若司馬穰苴孫武吳起遷固皆言其兵法爲世俗所稱然當時未聞親授何人歷春秋戰國先秦至楚漢之際其書始顯尊之爲經比於孔氏之六藝信乎書之必傳者晦於一時無不顯於後世也吾邑忠孝之門首推孫氏予年弱冠與雪村先生相倡和先生降行輩下交而予與先生長子石琴總角莫逆不啻文舉之先交長文後拜元方也一日過其家石琴以七世祖火東中丞水一方人集殘稿示予此

書未見稾本孫氏子孫於滄桑禍患之際僅護持其吉光片羽歲時家祭供奉影堂雖蠹蝕焚餘而忠臣孝子之手澤觀者猶當五體投地也中丞因援遼兵變爲忌者集矢身膏斧鑕名被污衊其子頻庵先生抱王裒之痛又奉遺命以伍員仇君爲大罪椎心泣血孤坐水亭足不踰閾校讐此書二十餘年用杜少陵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十四字編次前後今叢殘二百餘頁不知第幾卷而字則頻庵先生手鈔閒先生此書三易鈔本亦不知第幾本也中

丞天稟奇穎以書生贊襄軍務縣膺節鉞尤精於西術善用火攻著火器譜三卷亦水一方人集中一種今皆不可得見獨怪中丞之孫松坪學士遭逢堯舜顯達於朝不爲乃祖刊行此集想當時尚有忌諱祕而不敢傳歟昔王方慶藏其先世二十八人墨蹟武后設九賓觀於武成殿魏謩藏五世祖文貞公笏文宗索觀比諸召伯甘棠此不過翰墨遺器覩物思人珍重若是而況萇宏之血嵇紹之淚磅礴凝結以成名將之韜鈐哉中丞之事　聖朝久爲昭雪且

賜立祠井中心史待時而出後日必有得其全集於故家複壁閒或其中稍有殘缺卽今子孫所藏之二百餘頁未可知也石琴留是跋作左劵以待可也

波瀾頓挫神味悲涼可移作水一方人集序 申甫

謹案火東中丞文集二十卷道光丁亥歲黃師汝成於惜字篋中陸續得之火器譜三卷亦首尾完備倩人鈔錄仍其次第而以原本歸之孫氏惜中多忌諱語不勝抽改屢欲付梓而未果然中丞大名垂宇宙日後必有爲之刊布者今

讀水一方人集殘稿跋尾表微闡幽可爲信史用特附識見閨媊世人知珠光劍氣尚在人寰也咸豐十年八月上浣錢師璟謹識

浮梁金公祠碑跋後 道光二十九年

浮梁縣金公祠祀唐時邑令升婺饒杭睦四州都統使授檢校尚書右僕射昭信軍節度使金安唐時邑令贈檢校尚書左僕射金叔彥唐時邑令金叔遲父子三人四十餘年相繼爲一邑循吏亘古所未有也其子孫以祖父功德在浮遂家治地迄今幾及千載有司春秋修祀饔祕數十人衣冠蹌濟陪拜階前亦亘古所未有也按明人徐學聚碑記公字日安舉咸通進士於乾符間令浮梁在任十七年僖宗乾符至

中和四年共二十一年黃巢於中和四年伏誅尙在
僖宗之世不知公之授四州都統使在何年授檢校
尙書右僕射昭信軍節度使又在何年僖昭之世董
昌久保杭越朝廷姿得復設都統都統非行營招討
不加自高駢鄭畋李克用後罕兼此號而通鑑於此
前後十餘年閒亦無授昭信軍節度使者此金氏家
譜之錯誤或附會耳按廣明元年黃巢據饒州公徙
民溪東南城築險自守闔境賴以全活想在此時記
中言乾符年閒者誤也長公叔彥繼爲縣令不知又

在何年昭宗龍紀元年六月以楊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浮梁東北界連嶽池通鑑是年無黃巢餘黨侵掠嶽饒事十二月孫儒自廣陵渡江取常州以其將劉建鋒守之大順元年楊行密將田頵等敗劉建鋒於武進景福元年孫儒圍宣州楊行密將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士卒饑疫孫儒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掠諸縣記中言叔彥與叛將劉建鋒戰沒於陣當在此年是年楊行密擊斬孫儒劉建鋒收集餘衆七千南走至醴陵誘殺邵州刺史鄧處訥遂自稱留後朝廷

卽授爲武安節度使踰年軍亂爲其帳下兵陳瞻所殺故知叔彥之死難必在景福元年也公墓在縣署腹室牆後既授昭信節度沒後何以仍葬浮梁豈因叔邇繼兄爲令老作寓公迎喪歸葬乎唐季方鎮亦有遙拜節鉞非實履其地者叔彥贈尚書僕射又在何年皆不可考矣登其祠如望峴首之碑酹其墓猶懷甘棠之愛視唐之十鎮孰爲有光奚必以都統節度爲榮哉

筆有斷制不懮考據家囂習可補十國世家所

未備

汪孝子見聞記跋後

古墓而不墳亦不祭墓漢魏以下士大夫始作冢室謂冢中窆作室形如王祥遺令棺前可施牀榻是也自子貢築室壇場而漢原涉傳冢舍踰制爲人所糾及民間上冢有聚食旁舍之文則冢上始有廬矣佳城曠野歲時祭掃支數椽以蔽風雨而已古者士以下不得立廟祭於其寢稱爲影堂三年之喪上食薦新如見父母在室焉則孝子之心已盡矣漢蔡邕遭母喪廬於墓側宋謝𦒉之父鑰居母喪哀毀廬墓然

邑止三年而鑰丁宋之末造不應徵辟託以避世亦未聞終身居此也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若魂氣無不之也豈常在冢中哉今讀汪孝子見聞記而知人子之事親行其心之所安動於天而不自已耳晚近禮教淩替期功之喪不去官卿相無金革之事可以奪情而鄉曲庸子有刲股和藥者矣有自經殯室以殉者矣有親柩未葬數十年不脫齊衰者矣雖未合先王之禮經而顓愚之過猶愈於士大夫之不及此維持風俗者所不敢斥也今觀汪君一山澤耕

夫耳素不聞詩書之訓不知　朝廷坊表爲榮也期
期艾艾口不能言非欲邀譽於鄉黨朋友也年逾六
十貧而且病非有惛世嫉俗之意矯激而出此也乃
不易其志誓將終身以爲母存未嘗一日相離母沒
則亦不忍一日相離動於天而不自已汪君眞純孝
也哉婺源爲朱子生長之鄉雙湖雲峰諸先生繼起
設教遺澤猶存山川雄厚風俗淳樸生其閒者多忠
孝廉節之士如孝子者不特一邑人倫之鑑可以愧
天下之內行不完者矣孝子名觀大婺源陷田里人

同縣王君瑞周爲之記

元遺山文選跋後

文章與天地元氣相離合國家運祚相盛衰當匪風下泉之世日月陋曜榛莽塞途天獨憖遺一老閱之以滄桑永之以年命贍之以精神堅之以采薇不屈之大節俾操觚紀載備一朝文獻蓋天實爲之也金元遺山先生由進士釋褐縣令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未幾國亡隱居三十年欲手成金史爲人所沮乃纂中州集百餘卷金源君臣言行錄若干卷後脫脫歐陽元等修史卒据爲張本豈獨金源氏之忠臣亦

司馬文正歐陽文忠以後之良史才也歲在乙巳吉安李子畬郡伯校刊李邁堂孝廉遺山文選四卷郡伯既自爲序復命予贅言簡末竊維女眞滅遼臣夏據有中原士馬雄壯惟以騎射戰陣督率其臣民而孔孟詩書之教不絕於北方者如綫幸有張文獻趙閑閑諸公挺生其間昌明絕學表彰先聖於是國人始知有天理民彝不至入於禽獸士子作爲文章知求先正心傳不至離經畔道沿遼季散㪚瞀亂之習二公皆先生座主是天特留此碩果以待野史亭之

繼起而大發其萌芽也先生之文樹骨典誥銜命風雅謹嚴則翦裁麟經閎肆則驅走傳記說理之樸如布帛菽粟也馭氣之淸如日星江漢也志和音雅如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也致君民於堯舜返澆俗於羲農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不規規於韓歐蘇黃而神明意象合同而化蓋金至世章二廟羣賢滿朝幾於宋之天聖嘉祐天聖嘉祐之盛有歐陽公應其運爲斯文主盟大定明昌之盛有先生應其運爲斯文領袖豈非天之所爲而作者亦不自知乎然先生

在正大中年方壯盛慨然欲大有爲於天下以不負所學而沈淪下位功業無聞遭逢板蕩信史未就不知者僅以金朝一代詩人目之是則猶有遺憾焉耳是編選文七十八篇不及全集中之半而作者之經濟道德辭章於此可概見矣文豈貴多乎哉

書蔣矩亭明府蘭冊後

歐陽圭齋作芳林記謂蘭生深林未嘗不自閟其芳人以爲有國香而服媚之或握以事上或佩以修禊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其意蓋以比君子之性修身闇室而馨流四方誠非婦人女子所可借喻也同年友蔣君矩亭以畫蘭名當世貴賤賢愚求無不應予往來吳門維揚所見白陽石濤板橋諸公墨跡甚多各有宗派僞者不能亂眞矩亭遊戲摹擬宛爾神似由目中無此數人腕下有此數人迨目腕兩忘變化

在心則自成乎矩亭之蘭矣前過饒州詣司馬衞齋簾幙淸閑日影亭午主人據案潑墨予旁坐靜觀見其玉軀山立鼻息絲微瞳波四注筆池內嘯颯颯然若風雨之馳驟也婀娜然若烟雲之搖曳也珊珊然若湘君帝子之下降也正側俯仰疏密濃淡恣其意匠所到而機趣橫生又若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知下界之有塵世也寸晷未移十幅已罄顧客而笑予疑幽香襲襟袖間其友何子貞編修書法絕俗能通其理於畫過其門以素絲索畫嘆曰矩亭不死矣夫

圭齋所品題芳林之蘭也因蘭而契其人予所品題
畫中之蘭而不啻芳林也因畫而契其人矩亭褀君
子之性以馥秋蘭之馨則可傳後世必別有其大焉
者矣

平淮西碑跋後

元和十二年平淮西李愬功第一韓愈碑文獨詳裴度功愬妻唐安公主女訴於帝詔磨愈文命段文昌重撰先時愬帳下兒石烈士等以不得列名陰仆其碑唐安與愬不知也愬以忠貞勇略爲諸鎭敬憚計擒元濟實一人之功及裴度至淮西而蔡州已破非稟度之指授然度建節鉞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愬具櫜鞬拜迎道左欲使蔡人知上下之分如愬器識豈與裴相爭功者哉愬妻之訴憲宗之磨文出於兒女

私情非所以重愬也退之奉詔作文欲歸美於君不得不歸美於相其言不實原不必爲退之諱退之爲行軍司馬隨裴相至淮西蔡州之事豈敢以一人私意掩天下耳目即段文歸功涼國亦豈非退之所心服哉儕同人譏其駢四儷六蛙鳴鴟叫之音易鈞天之奏不識人間羞恥事信如斯言必欲使文昌自揣才力不足而稽首固辭耶自古論功行賞及軍國大事誠有辭不拜命者未有詔使作文而亦辭之也退之不云乎稱道聖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自效爲

辭毀之心亦猶是云爾唐太宗詔魏徵譔邢國公李密墓志徵固辭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也然卒命爲之若夫殄累葉之叛藩光中興之鴻業告諸郊廟泐諸貞石亦詞臣翰墨之榮退之不敢辭而謂文昌敢辭哉文昌位兼將相領節鉞南東西川頗有惠政甚得蠻夷心其人品無可訾謷特以碑文一篇貽世口實然文昌之子成式成式之子安節皆以偶體著名所謂一門合集藝苑光輝者是也使文昌黨愬以媚唐安上書以詆毀愈文而輒以己作應詔或舍其素工

之斷儷欲以散文壓倒退之則適爲蛙鳴鴟叫不識羞恥耳否則咎在憲宗不當詆及文昌宋汝霈守陳珣磨去段文重鐫韓作亦好事耳食者之所爲而於文昌奚損也嗟乎元祐黨人以不列名爲愧金川紀功以不列名爲福廟堂之上册輕議立碑哉

書崇祀錄後

兩漢崇尙經術凡公卿決大事斷大獄無不引經以折衷故儒林獨盛郡守縣令亦以經術潤飾吏治故循吏獨多然漢人未嘗言心學經術即其心學也宋人未嘗言經術心學即其經術也二者合之則是離之則非而學術吏治之醇疵遂微有辨矣夫鄉賢有祠即鄉先生歿而祭於社之意吏有功德在民祭於治邑兼分祀鄉之學宮上之激勸司牧者如此其至何以合千百邑而不得一人歷數十年而不得一人

耶郎偶得一人俎豆明禋勒名志乘未久而聲光闃寂草野不知其姓氏者又何耶儒效疏而吏治濶塗民耳目而無以深入乎民心也今讀詩塘張先生崇祀錄不禁泚然汗浹焉先生生長三吳聲利之場幼承祖父辟咡之詔偃蹇乙科未能早達論學以謹言行爲喫緊工夫篤敬從人倫日用求義理由尋常應對見文章必溯源六經以爲立言渠矱生平服膺陽明自云良知之派不墮於禪則修己接物臨政治民自秀才時已植根柢及出綰墨綬不過以信心者信

乎民心彼冥知之民豈別有一心以應之耶其政績事功詩文雜著具詳諸公傳表墓碑不復臚叙獨論其心術淵源所以能水乳古人者經術明則才識足以幹事理欲辨則利害審於先幾仁熟義精則善頑皆可感格世異而心同也　國朝陸清獻張文清二公皆理學名臣嘗爲邑宰鳴琴過化之地迄今家尸而戶祝先生聞風興起直接薪傳宜乎彖山永康之民歿世不忘也巽家婁門之東長遊京師先生歸田二十年未獲覲杖履其孫壽基參軍同官江右奉

吏譜於遺編守箕裘於貽厥翼與壽基所當共勉焉抑又聞大滌山秀靈崎㠂高人窟宅黃石齋先生講學於此石齋湛深經術私淑陽明而所謂心學者微有轉手先生以此山名其文集其寄意或在是也夫

書婁冰溪先生墓誌後

古來才多識寡之士時或屈節豪門未有理學之儒甘心黨惡犯天下之大不韙者然心爲跡掩獄從疑搆朝廷又有緣坐之律雖明知其冤莫敢爲之申救如冰溪婁先生之遭遇亦可悲矣考明太祖第四子甯獻王封於南昌傳至宸濠四世其世子郡主許於藩屬之故家望族聯姻事定但報聞而已故冰溪女爲宸濠妃宸濠妹亦嫁冰溪之兄及宸濠叛逆冰溪以妃父逮繫禍機不測幸王文成公上疏救解長繫

獄中及嘉靖改元有旨原宥而冰溪已瘐死矣冰溪父一齋先生少遊臨川吳康齋門得河洛之傳著書數十卷後遭家難散佚冰溪趨庭承訓性嚴毅有大志忿其兄之所爲託疾不下樓者十年人呼爲樓上先生其兄不知何名殆即王妹之夫倚勢擅作威福故冰溪俟其身死然後下樓則當日婁氏親屬被逮不僅爲一賢妃明矣冰溪自女入選足跡不踐王府宸濠賜以冠服力辭不受豈非深明大義而懷先幾之見者歟予嘗論吳中唐子畏負書畫重名初應宸

濠之聘後察其陰蓄異志遂佯狂以自免冰溪學術甚純持身甚正乃不能高蹈遠引早脫危機是則儒者信心太過而不知天道之有時不可測也然年已七十死於囹圄與死於牖下自達者視之同一浮漚而有一齋以爲之父有賢妃以爲之女有王文成以爲之高弟千載之下凜然如生則冰溪亦可釋憾於泉壤矣太僕寺少卿夏敦夫一齋門人也爲撰墓志意歉歉若有未盡而託疾十年不受冕服爲冰溪一生大節何以明史不爲立傳僅於婁諒傳後附載數

語殆未見文成奏疏及太僕墓志耶予故退而備論之如此

古公遷岐說

古公遷岐非避狄也事難顯白姑託詞以濟其權術也周自不窋失官竄於戎翟及公劉遷豳徹田爲糧賦稅饒裕其軍三單卒乘精强爲子孫計者已有十世百世之量至古公雄才大畧克光前烈何畏於狄而震動播越舉國西徂哉蓋知冀方山川之氣發洩無遺禎符鬱積王氣鍾於岐山欲徙都其地以應之而臣民可與圖終難與議始戎狄無饜驕其志以誘之來然後捐棄故地使父老子弟坦然不疑遂相率

西行耳不然我能往寇亦能往自豳至岐中隔梁山八十里豈足以限戎馬哉欲豳則與之豳欲岐將復與之岐乎哉竹書武乙四年以岐邑錫亶父殆旣遷而後方以獯鬻搆禍請命王朝遂舉后稷肇封之地悉以畀之而雍汧渝隰諸阨塞皆爲周有天子亦不疑其心也數年之閒昆夷駾喙豳地仍收入版圖而王業已權輿於此漢劉焉知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牧傳子劉璋沃野千里人民殷富昭烈因之以成帝業益州王氣應在昭烈岐山王氣應在武王劉焉

羊質虎皮妄覬非分適爲英雄先驅而古公深沈韜晦宅中圖大鳳鳴之兆預見於百年前矣閟宮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詩人眞知太王之心哉

師卦毒字說

將强者兵必强將弱者兵必弱欲察兵之强弱先察將之强弱君能馭將則將能馭兵兵能殺賊反是則敗烏頭鉤吻大毒殺人良醫用其毒而不爲毒用可以治痿痺不仁之病今天下將與兵皆痿痺不仁矣舉封疆之重生靈之衆寄諸痿痺不仁之將與兵其事尚可問哉戈戟不銳鉦鼓不全旗幟不立炊無釜鍋宿無帷帳猶耳目手足已聾聵麻木也謂之身死隊伍不齊號令不肅蛇影杯弓風聲鶴唳醉則鼾眠

醒則喧噪一聞警報股栗思逃猶五臟六腑已浸淫潰爛也謂之心死雖有廉頗李牧趙奢韓信起而為將其能驅死人而與生敵戰哉演易之聖人寓其意於師卦曰丈人吉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曰師出以律丈人者大將也大將居中曰在師中率有律之師戡定禍亂毒天下者謂荼毒奸宄之人使不犯王法毒之義深遠矣若不毒不足以馭將將不毒不足以馭兵兵不毒不足以殺賊漢高魏武其手滋毒其當時之將卒何如哉人主操烏頭鉤吻之毒以治痿

痱不仁之將興兵則天下無事故曰毒天下者福天下者也

銅鼓說

粵東西諸郡所得銅鼓皆稱新息武鄉二侯所遺以二侯皆征五溪蠻新息平定交阯故也桂林掘得者云武鄉鑄此鼓以銜過巨流使蠻人聞之如百萬軍聲捲地而至廣州南海神廟二銅鼓自唐至今載諸方書及見於名人題詠以爲遺自伏波晨則坎地以炊夜則擱擊以邏衛而南海神廟余屢欲往觀而未果也嘗於五仙門內骨董肆中見一銅鼓高二尺徑圍五尺腰圍減其三分之一下虛一面左右兩耳在

腰上半寸許面有蟾蜍三枚旁有饕餮周垠堺者皆
五模糊稜起略辨其形砞綠斒斕光如油潤其爲贋
鼎無疑嘉善周華農嘗購一小者高僅尺五寸面廣
如之腰圍無耳四垠纍纍若乳然余疑此或晨炊夜
擊之用如古所謂刁斗者故欽州民開掘地得鼓可
砌作柱礎若南海神廟中銅鼓其一大者面廣五尺
身稱之勢必以車載運非行軍接及所宜攷毛西河
蠻司合志萬歷時四川九絲城酋長作亂將軍劉顯
等追襲於雞冠寨獲諸葛銅鼓九十三面酋長見而

泣曰是鼓有神凡鼓體剝蝕而聲䃂䃂者上也可易牛千頭體澤而聲蓬蓬者次也可易牛八百頭欲出摽掠則椎牛祭鼓登山擊之以召諸蠻是銅鼓洵軍中所用而武侯之製出自伏波第年代湮遠留於人間者少耳又攷日下舊聞石鼓攷序云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盤鼎鍾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其間有文字者皆作鼓形此由其風俗之所用南粵多銅錫故其鼓以銅鼓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間亦得銅

鼓者南粵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習尚多同歟然銅鼓寶蠻方所鑄樂器秦漢以前已有此製蠻部中載銅鼓一部祭神昭衆必擊此鼓部以銅鼓名其爲鼓也多矣天下之物不聚於離奇瑰異而聚於人心之好尚彼傳此購皆以爲出自二侯因重其名而思其人也於物何與哉於物之眞僞何與哉

梟說

縣署之寢室近太守花園樹木叢雜夜則有梟鳴其上若呼若笑休留鉤格慘慘啾啾聲悸魂魄燃爆竹敺之杳然不見其形迹或曰爾雅埤雅之所廣徵博物志嶺表錄之所習誦鳥之怪者二十餘種異形異色蟄伏夜動硩簇氏以方書支辰二十八宿之號懸妖鳥之巢而唐制冬夏二至募民捕梟亦惡其不孝食母而磔以充庖遂懷主人曰錮陰戾氣天毒所鍾鬼車訓狐卵育墓中目生兩脇嘯雨號風居室行旅

聞聲大凶苟修身以俟命豈休咎之蔕胸古之眞人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遊乎形骸之外入乎窈冥之門雲龍可以御虎狼可與親彼賈生者不遇於文帝遠謫湘濱憂傷哭泣猶山木自寇膏火自焚奚預於鵩之集其承塵哉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是學校化行而性淑微禽也我室無毀我子毋取強弓毒矢戒勿傷汝馴而籠之胥能捕鼠是鸞鷟之祥瑞無用於世而鵂鶹之感格反爲珍羽也酹酒有卮救刼有錄凡百梟鳥聽茲忠告

榕說

天之生人有無用於世者矣未有生物而無用於世者也說榕者曰輪枝拳曲不可以爲棟木理橫拆不可以爲器燒之無焰不可以爲薪故得以不材全其天年輪輪囷囷陰翳數畝憇行道之人而已羊城寓舍西齋後有老榕踞焉刳其腹可坐十人濃綠旣稱曦影全蔽暮則烏鴉棲其上者數百予酒酣耳熱夜涼人靜明月在天倚樹嘯詠一廝養詢予曰三江有是樹乎予曰無曰有樹大若是者乎予曰無則若駭

若惜予曰是不材之木若珍之奚爲則笑曰何三江
人之陋也南方草木翫其英而啖其果與夫一葉一
莖可儲藥籠者載諸方書而吾子其知之矣若夫樟
以汁橘以皮椰以瓢香樹以香桄榔以麪菩提以紗
用其一而用已盡而人貴之者何也天時地利人力
三者失一而物病榕寸寸而裁之寸寸而活無水旱
無山隰踰年而挺然踰年而樛然又踰年而把者拱
拱者抱抱者數圍人以是賤之而詬其無用也物之
易植累之也予曰若言有用矣其用之者如何曰葉

細枝軟垂梢入土枝復萌枝抱其故根膠粘爲一枝之樛者旁縈他本合成連理懸如車蓋故上可以爲巢下可以爲門閘尋丈而植二三株焉或四五株焉離披下垂束縛其枝以編籬落功省於牆垣而風雨不能拔貧賤者之所用也曲房繚室高軒廣廈纍石爲臺引泉爲池植榕其閒以垂條布蔭炎日當空而清風徐來若忘溽暑富貴者之所用也鬚細而韌長逾數尺可爲筐筥兼及盌溝深山幽谷不足於竹木之器者之所用也製鬚爲藥固齒牙而拔疔瘠病者

之所用也脂乳若漆貼金黏翠助鬢飾髹器皿者之所用也于落溪中魚食而肥且多鯢鰤斋魚者以爲用也細枝曝乾塗以膏油爇之爲炬風雨不滅夜行者之所用也瘿瘤如斗雨漬成穴蜂蜜其中蜜與脂融千年之久結成伽倆是以臭腐爲用而神奇獨絕也子第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彼有用之用其用於世者幾何哉予退而思其言類於有道者之託物以諷也作榕說

聰說

周人有患聰者惡聞諸聲以瑱塞其竅以堊塗其門以數尺之帛圍裹其耳根者三匝然恐怖倘恍矍矍自若也家人告語如聞雷霆之擊於空風雨驟至如聞山嶽之崩於側蟲吟鳥鳴如聞洪鐘之鏜鞳而噌吰夜寢於床聞牛鬬牀下屋瓦皆震家人舉火燭之見兩蟻伏牀足爲其聲之高下徐疾長短洪纖無不耳爲之裂神爲之驚經年而病且殆扁鵲過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夫天用莫如龍龍爲聾蟲故能變化

上下膏澤萬物人之耳患其不聰子之耳患其過聰過聰而不能用其心之精爽以御其聰則偏聽生讒歧聽生惑之疾作矣自古敗國亡家未有不由於此而況區區之身乎